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十八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英宗睿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天順日錄曰：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

意外之禍後來果驗蓋智術皆見於未然茂弘有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癸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避虜隨

[illegible]廠閉門不敢出廣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彼賞車劾其閉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衆請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失律亦召還朝廷以車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幷三表裏○召

應天府尹鄺埜爲兵部左侍郎

埜湖廣宜黃人初爲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袍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於閑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寮友往請于父父大怒曰此了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嫌且將遺誚于人又以書詈之埜迎書跪誦涕泣受教繼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傳足責蹟之以風世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智武昌成宗人材爲御史執法嚴明歴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值末丞豐賊曾子良作亂聚衆條大掠官兵會而勦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因饑而被誘脅者不可令盡死假義捐俸爲粥賑之奏上上得報并其首惡三十餘人籍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苟鄰實速即來衆悉詣官自告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民當貸爾衆皆額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勝計至是召陞右都

代願佐掌院事

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

務廢幾薦選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吏部
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
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　文
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
賢路有旨同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
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託
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稱
其言識者韙之○始設提督學校官自各省設按察司副
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勑專一
提督○優免先聖子孫差役

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十月登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發矢躍馬三發三中 上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凉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奉岷洮等處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將責用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王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逗遛縱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

衆耳。死三尺法。孰若衆。敢貴等變色。以爲權不能爲解。守

信即上章劾之、 上乃命王驥巡飭邊務、

丁巳 正統二年

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翼贊之辭、因顧謂 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項冏宣

命宣王振至、 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 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先是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

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　上初即位幼沖有

詔也　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閣下議

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權即

以揭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

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

嘗考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　張太后內

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付弘文館于是劉球等

以部屬進充經筵　后之進賢遠姦卓絕千古矣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兵部尚書

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

凡身處將者人又胡要云

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撫循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歟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目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軍謹斥堠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巴禿孛羅入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去遣知院何晉等納款於朝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

漢此道國
心者看

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是年佐考察、黜御史邵宗、嚴[illegible]充
藏濡在吏部、　上爲原宗詰佐、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
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楊士
奇薦御史彭最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
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曾務卒、
務、浙江天台人、由御史歷福建按察僉事、理冤獄、監察貪
墨、排豪强、直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
吴美、舊與富豪林私、李謫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
之道中、并殺其婢、吴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賄、反
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决、公
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林富人、許[illegible]無于、後兄
于已而委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已子、許從兄子言
矣于非許子也、逐去、盡奪其貲、以大召縣中父老及許

宗人詢之皆曰奏于本許種也凡于始服罪起陞僉都御史召入登據自切舉勑異常兒前長政若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突得某根而事可傚比入官請肯不行問遺並絶義色正詞清心寡慾蒞政臨民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毅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殁不能歛。

京師旱

府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舉乎爾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雖有復辟之衆說者謂雨帝指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悉如謠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勑驍復論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平江伯陳豫子陳儀言于 上請于寧夏甘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上然之○召溫州府

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宴券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陞是職

按何文淵後擢居冢宰多不滿人意而治郡譽名冠卓冠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聖君賢相特鼓舞振作之權雖中才皆爭自奮勵而善刻深者變爲仁厚刀筆者變爲循良也至所以懲貪置墨者則人必下獄或發或戍充胥吏不但解印綬歸田里而已朝廷勸懲如此是以諸臣上焉者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者亦有所畏懼而不敢恣肆之甚也近日此義甚如其遴除一切付之尋常資格而貪墨者不過止於免官而已慕善

者集所勸。而惡者集所懲。後來之治不如 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

勑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府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内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勑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貿足狥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壞 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
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部從
其議、

天順日錄記宣德初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且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將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始罷此例又曰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二楊相繼而下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倒置矣此非法之不善人之不善壞之也故日有治人無治法

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
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患車曰吾敢愛
身以誤國也澹泊自處守一止益堅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

覈而後衍詐冒必糾正之叚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冐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之官能復以爲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令有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指揮赴敵者安以待之

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按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敗朝廷處置頗爲得宜登自戮安敬而後軍令肅戮劉廣而後狡玩懲正后能之詐冒而後功罪核付王驥以便宜而後閫外專賞紫車之忠誠而後人臣之盡職者勸守法者不撓此西師所以終奏膚功而狂虜卒於破滅有由然矣嗚呼此三楊之所以爲可稱而後之謀國安邊者所當取法歟

戊午 正統三年

實錄成進以叢書無此

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首阿台朶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願一戰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京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鉄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鎮守魯脅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後進兵至

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千騎遠竄幾死

夏淮揚被災蠲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與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貨鹽積聚民得食粗安生上下賴之○御史會泉以事降汜水縣典史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

俱見實錄

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竹木以聚貲財。用以納逋稅。辦軍餉。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撥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諄訟簡。家給人足。泉沒三年。民思慕如一日。

贊、提學按、謂泉論官盡誠、可謂賢矣、近時吏賢者、張舊榮、輯服精練、蒐覩、凡事若不干涉、與泉之爲人哉、二

川非更戍 獨木亡 習汝道 一不便去 軍伍之 都不此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隷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况西北邊、怠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

撥戍部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補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歉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支二俸並支米草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督[illegible]貢俸陞俸二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illegible]

員俸遞減一千石

王直曰朝廷之於西事盡篤重矣嘗簡勞兵任良將又親近臣往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為利回不為勢屈者無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迨天子赫怒更命將帥而王驥諸公夙夜圖議振頹綱去弊事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虜房影滅跡遁而天威震動於[illegible]外矣建捷一時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驕心遂生以中國之富强為無敵以四夷之蠢弱為易與遂南征麓川之爭北挑瓦剌之釁卒至己巳之變神器幾撓傳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固有天下之至鑒矣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己未 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尚從善

學優而不以試百餘人全也

為考試官,取楊溥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溥、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遣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並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新作京城九門成。○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質,咸陽人,始由教官薦授御史,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玉齋,恭在山東,尤多惠政。

○[illegible]京城大水,詔求直言,賑恤軍民被水之家。○翰林編

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
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
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數
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
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
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鋤富恤貧九
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陞蘇州府知府況鍾
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按鍾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
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仁隱追清獻比
已垂逮張益弊又再期以疾卒于郡民競立祠祀之議
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清潔之操一時鮮見其比

鎮在蘇也壹心民事剔蠹除奸輕徭薄賦設清農倉清收糧米防混夫侵盜則嚴綱運漕防弊蠹需索則嚴統夫籌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後之為郡者所宜法焉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蔭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闔郡民自恥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籓憲及御史具以聞 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疾致任去既去民皆尸祝之焉

東莞令盧秉安蒞任至一十九年清操不易隨升惟安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卸邑來無一失掛心腸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丘文莊公曰我朝自 聖祖稽古定制始猶有廉之典籍年考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共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迄自選法壅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纔有變更擾

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惜哉、

四月倭寇浙東、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劒、不恭、約束、宣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劒毋過三千、續來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饜恣其欲、已而備禦漸踈、是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刼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冢

繫男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剖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可當將時小傷者也

五月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潞江，思任發遣其精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諸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除思任發，併許請，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

業大事往當一之私恩敗乃可哉

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父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瘴癘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端頡部畫史圖之○令大同宜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謂於寧宮參議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雖不欲廣然務差官督歛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豈欲不嘉而徵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多種今如此則有利無害人樂于與種矣民間米穀既多則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是故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中以代輸者次也韓觀千里終歲收數脫巾待哺策斯下矣然近日諸邊務止行下策謂之何哉、

七月　上命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

十月廢遼王貴烚為庶人坐滅絕天理瀆亂人倫也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諡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　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

堯湯知本心術

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斂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開壩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開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乘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

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十二月徙封荊憲王于蘄州

庚申 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謚忠宣○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投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平糶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保三楊諸公勤民出於政尤著致績

天順日錄記、襄城伯李隆、手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十八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雖重斯文、士林仰慕、手采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數易、莫能繼、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還鄉省墓、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 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默菴集等書、

水東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並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因號南楊焉、

天順日錄、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受東楊之才、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纔齊成事、亦隨決、每 勞文武大臣赤綠重四白英、

當公而下俱遜避惟三楊先生決之兩楊訊之未嘗決
王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有救人利物之仁而不悉從
人之患人以為受錢或坐法乞救或在甲求薦必留意
為被者推維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具其
成績其説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于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宗時亦有光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實有力焉至
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
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瑣綴錄云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
藩軍職尚少經費無幾留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
未密財利無制　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
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以有著時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
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
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
同知　太后難之振自是挾內閣之過我決一歸於
振遂有麓川之征疲耗中國此皆三楊失柄之所致也
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
故今論賢相
必曰三楊

雙溪雜記云、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
能持公論、楊榮寬卹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
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軍、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
從之、凡事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恣意行私、蓋雖
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之正也、然於國家大
治體、似未講究、如北征之馬、梁下馬房管造之兵、終歸
匠籍、官委外、遂爲常規、南京兵器而不知悉滅、式也
田北京、衛多而不知沙汰、爲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
廢而流法、古軍職冗濫、併錄非試之法、視爲虛文、降級
充軍之法、幷不能用、皆不能講究修復、三楊相業、醇疵
畧可
考矣、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按山野記、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
然三先生亦高年倦矣、其後當如何、楊曰、老臣當
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
無以効力、當薦數个後生、報　聖恩、振喜、令具名來、
翌日、即同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然日西
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

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个名字某入閣某入閩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遣使齎勑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謝各置勑書樓以彰恩寵

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蕭汝志李惟霖永豊楊子蕨羅修齡蕭煥圭永新賀新年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璣各出粟二千石佐官以備賑飢夫以一貫紙而易二千石遂可以活二千飢民所操約而所濟博救荒良策莫踰于此成化以後乃變而爲生員納粟入監之令遂流于鬻爵賣官祖宗良法美意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辛酉　正統六年

春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讀劉球上言曰

并兵力于內北北盛上策

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醜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非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不寇而懸任發依阻山谷僞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會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所為有備無患振不能從

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謚忠文、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

按三殿自永樂辛丑災歷洪熙宣德至此亦二祀方修建、仁宣二祖恭儉之德謹天戒重民勞之意至矣、

改京師名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　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陳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固皆建都之地然論盡善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長安雖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洛昧俾典作議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illegible]以洛陽為上使懿文不蚤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illegible]稱雄會通漕運建都宜矣然北距塞不二百里[illegible]之國而天子自為守南距珠厓六[illegible]萬里而遷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illegible]宗之盛居

虞樹有古。人無法紀。出無敵患。則國恒亡。然都接壤。西北諸虜、近在門庭。必防猾夏。即有不靖之變。使人寢食不能即安。者見其士共士。繫乎也。乘祖宗人貽謀遠大。

也。苟邊關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渤河川、古北口、一日可王城下。且近日紫荊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徙。衡決不常。而轉漕費于不便矣。每秋高馬肥。胡見輒起搶黃裏之想。所幸者國家福祚無疆。而胡人僅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如丘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并失矣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盛。西番禁之。壘。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强。弱。無。常。形。壘。要。害。定。理。剏。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嬉。之。勢。固。倍。蓰。什。百。不。倖也。今嘉靖聖天子厲精圖治。而醜虜猶將肆憑陵嘯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為之晝閉。胥平度幾為之震驚居庸紫荊爲虜坦途。良鄉通州為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杞人深有憂焉。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訥蘇州常熟人、永樂末舉胥生、至南京、仁宗監國聞其賢、命教功臣子弟、遂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副都御史、懇乞致仕、訥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還家閉門著述、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文

韋琳殺等書

大兵攻麓川賊大破之思任發遁先是軍至雲南賊攻大候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寨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縱火焚柵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驥等麾兵深入破連環七岸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險賊死傷十餘萬思任發遁去王驥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擒斬其首并縛其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

胡莽擬沂為要事

閏十一月，李時勉爲國子祭酒。勉入太學，崇廉恥，抑奔競，别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上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節縮餐錢，力爲賙給。督諸生誦讀，嚴毅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絶，恩義浹洽，不啻父子。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國子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侯伯咸讓坐，惟英國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列坐。諸生咸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迨暮乃散。

壬戌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

且不可不

士苗衷等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璡陞禮部右侍郎工部郎中楊寧刑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記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其為將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服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真兵士卒無畏臨陣宿先直衝于第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往往取勝所恨無謀略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威震邊夷亦明之名將也。

令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倉。

陳建曰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又按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

故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正文敢首復行海運以備清河不素且習水戰以逞使夷南竄貴爲闊遠慮也

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

朝廷以爲憂乃命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守將以下

庭參翺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示懲眾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

百數　樂濱有文大氣　匯賢雜擢八千格之刻也

足以濟其用在途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遴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中山東武城人以郡庠生積官今職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誥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勅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王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笑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吳中一張誥文止說他平生為人所當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恚強笑答而已

七月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為教官後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假督事啟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遂擢從之

始置戶部太倉庫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illegible]

按枝山野記、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illegible]
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三事其一
建文君雖已滅、宜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illegible]
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歷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
曰曆日行于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泯洪武之年[illegible]
之、太后頷之、二方孝孺已誅、文學奇才、赦其序言
雙字者許死之、弛其禁、又辭不係因事者、聽令存之、按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稽首受顧命而出按
此記楊文貞所對言議甚正、第不識當時果有此言
否竊疑文貞累朝元老、自洪熙來、即得君行政、豈難于正
從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宣二朝時言之、何不于正
統初年言之、直待太后臨崩而已亦耄期倦謬乃言之
未枝山此說當出于傳聞、然其詞誕、則其確足為正論
亦幟方氏文字久已弛禁存行於市一世尚有存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
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

出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甸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癸亥正統八年

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

按小校盧氏人初爲馬順所迫后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而斃

其憤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爲民

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所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常往謝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瑄故出入人罪繫獄瑄怡然日讀易獲罪死何懼焉猶周易誦讀不廢至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託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帖使往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江慈谿人○册立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

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强盛至也先益横屢犯塞○召

延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還尊左都御史掌院事

十月徙封鄭靖王于懐慶○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甍

○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論死

天順日録記士奇晩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安慰之士奇始論其子於法新之郷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 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臨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剏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

道之以正

勑

入損生平

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沙羡稾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楊文貞薦達士類多陟清華吾蘇一郡甚有三人尚書楊翥都憲吳訥檢討陳繼陳初教書儒生文貞初不相識惟於周文襄處見其一詩遂薦之亦今人所不能及者

何孟春曰權衡之地錄用才後勢之所使不言而喻楊文貞在閣時其婿來京久之留歸念無囊貲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貫賂其婿數千求救時其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少師與某知府送飯該道官送就下獄疑其知府刑具候供飯罷乃遵一切聽令分寧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蓋如此

三殿既成、宴百官。

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五月、以刑部右侍郎楊寧參贊雲南軍務

六月、浙西大水

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

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

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

由西北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

福餘（衛名）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衛名）朶顏（衛名）、又擊敗之、御史樂

賜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

[illegible]伯餘進爵有差、

乙丑 正統十年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鉉等于禮部、鉉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 上特加勅諭獎賞、各賜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

按此賞旌勵循良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今日遂爲定制、來者未必得人、凡復任者又通給勅諭、無復旌別而賢否混淆矣

命官清理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侵占無紀。 上聞、賜內官地一頃、內使淨軍五十畝、餘悉還官、歲差科道巡視、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

爲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三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商輅、浙江淳安人、宋朝舉三元者凡三人、而我朝取三元者、惟商輅官至內閣秩一品、事業寫時名臣、初文運惟江西獨盛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諺、此後浙省遂盛于天下、江西稍不及、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毎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荅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决○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死甚衆、乃遣英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埜沾足、

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爲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

丙寅 正統十一年

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節菴每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賄當路作人常諷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以此不能媚權貴在鎮凡十有八年

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岩里所不合

按閣諸記，又楊方定在內閣時，議于宗門石首備言所退堂時宜進送饑遺之勤，兼延陵於縣滿理屬不安遷薦州而與之後廉知其賢，所薦知臨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閩溥亦乃榮而與之，以謝知，已二公可謂兩賢。李世讀溥處，且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為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體，溥有相度，確論也。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

丁卯　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侍經筵，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〇許

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代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釁端，圖爲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非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瘠薄，若如所言，是奪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新政，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若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當時邊患，惟劉公球、羅公亨信識于未然，而懇懇言之，而皆爲王振等所阻撓，惜哉[illegible]。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署理部事。先是謙丁父艱，詔起復之。

[illegible]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恭將守萬全

亨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膂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身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恭將守萬全彪亦陞指揮使從亨恭謀

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偏曉示之既

則下鄉至其戶籍驗之，鈌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朝覲至京，遂受旌異之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訴之于振，捕之下獄，箠楚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爲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以

進士宋應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馮安劉翊劉士
孝泰等二十人○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久坐以俟其
陛几　竊覺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允禮
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
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體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剷王遣都督劉聚等討
之

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
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
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
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嘗佃人田鄉下俗
租外餽田主薪米雞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遠
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不耳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乃

下。咒檢司追捕之，拒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遂刑白馬歃血誓衆，率兵反。煽惑游民，皆來合從，據險應之，烏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署官職，入閩聚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詡、劉得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

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詡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清河，決信都，皆東北並青冀之境，其達于[illegible]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歸河患[illegible]宋仁宗[illegible]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illegible]決于[illegible]

東匯于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始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澤，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合于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略。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并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我朝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二人，集復據孟養，跳梁爲患。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官聚充總兵，張軏、田禮爲副，調土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

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旋死于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驥還增祿百石賜券令世襲

按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皆震惶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眞天威也

此是兵力有餘

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

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誅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琰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逡巡遁去

皇明從信錄卷十八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九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巳 正統十四年

正月頒己巳大統曆

岳正論曰己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陸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刻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法以推故曆家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推步之則變者常而不[illegible]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棄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夫曆日星歲之所先求也苟以私智參之能無謬

其奉乎役累有土木之釁

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乃命寧陽侯陳懋將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侯梁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復命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〇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主〇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

總是要鄉數擄何如從只諸而火一死戰將頁未可知也當人軍敢則而不奉憤以此

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遍乎天下，和陸陝萬數，而夷酋終逋誅，將士多死傷，大半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道乞通道，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殺，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剽殘餘，乃解，既死者太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賓為意，世道陞降之機，無乃有數存焉，吾于是不能無感，

陞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戶部尚書，

天順日錄記周忱如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于附勢，其時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稱其

所欲擇予建造者必能來之痛獲必過望然青出巢者
予石雄其門又令予納馬得官王林以典步光其

三月擢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吳縣人才識聰敏氣宇明敢爲先巡按江西有聲讀復
奏留重按一年回京改擢僉都巡撫時雍纔卜有
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凛然恩威大著凡諸家溪素
動發數百言紫引經據律無一語疎漏設施最□□
其後官民皆遵守
之號曰韓都御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濂胡降之擢成按察副
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
時出官軍凋集又復逡巡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請
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悲惻
宗留等環聽悚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

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清理刑獄，時春夏不雨，議會審獄囚，以消天變　上命太監金瑛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出則齎勑，張黃蓋，騎導，于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尚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瑤，率兵討之。○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驎、耿定、王成皆歿。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暴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部議求[illegible]下。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于上，天象災異疊見，[illegible]不常，況獄愈甚，且諱言災異，浙江御史[illegible]

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熱之新書又[illegible]
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裂有聲叫三[illegible]
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徙東流于海淹沒人家于[illegible]
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焚[illegible]
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illegible]
始下詔敎盜不可遏燈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illegible]
大峯犯
闕矣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張楷擒平浙賊[illegible]
師

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珵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介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韃子婦耶乃行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覆聲息

高穀曰活賜予長受天人之貺信不可不懼

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帥師親往、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太監金英輔　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伏誘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脇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疏虞、陷　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天下

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野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腐豎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以

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遶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勑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喻山

墜谷、連日飢餓、幸得達關、驟馬二十餘匹、幷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旣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爲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

北虜大有心人

呼也先爲那顔那顔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推其面曰去那顔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鐵矢不沾寸兵不捺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 上送伯顔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顔也先弟也○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馳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機予

午門兩面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二十日 皇太后詔
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郕
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
王振而衆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 郕王令旨族誅王振
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
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
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閤門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
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
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

捽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眞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頂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駡之是時衆競諠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涖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即眞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

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罄山于市其族
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二十
三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 駕都
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
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
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
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
郭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
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
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

皆奮躍用命、巳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旣淹久、虜驚疑、而去
○上旣臨虜營也、先虜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
所乘青驄馬、　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覘、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
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
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
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羈留虜庭、維持調護
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　上至野松林也
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牽馬、設宴、其
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

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遂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〇二十九日，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幾，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〇是日令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〇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

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有智數。先是盜在郡獄，賊所臥竹床皮忽生青色，若生竹葉，同獄小者

江西一商人謁曰先征苧之至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皆附鐵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縱舟以侍送通入商常聚萃盜匈可聞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皆為所敗城中氣死者如是制置梯罡公數衛城幾為所破制誥黃鼎浙王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岸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送若避賊狀官軍問舊養所在言未脫只伏兵出柴中擒清嘉賓其須賊據清王城下使諭衆開門降衆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稱東陽王紀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者百餘人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郕王即皇帝位、進尊　上為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氣

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營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番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帝皆嘉納施行之（）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

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俞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興爲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郕邸、吏部奉勅擇儒官爲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翥由修撰爲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爲審理、山與興由訓導爲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興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玥等行監察御史事、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始令各處招募民

壯就命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顙垂至膝望之凜然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來　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

哭哉

有丈夫不負人

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寢陵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璞是謙言宜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

陳建曰水東日記云已巳之變徐元玉最負有時名太監金英趣問計以南遷對英艴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爲太監興安所辭二事似皆未爲得也夷齋述史曰塞輿北狩狂虜窺伺一時文臣武將臨喪膽落無任張皇而一二內臣如璞如安乃能洞識卓見鎮之以靜不少爲浮議所搖屹然如山不震不聳撓靜其君以遷將練兵委任于謙不亨葦以藏守之藂卒之神器幾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羣譚之朝廷有人謂可不可不以爲它者而沒其善也是時使非二人堅定以固帝心于內則雖外有于謙數百輩亦無如之何

公論

大識力

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相彬彬有人奈在帝左右無英安與所以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於之不爲趙宋其機只爭毫髮間嗚呼是豈人所能爲也哉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荳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急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于公此策監趙宋時金人困汴據牟駝岡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

瑄原吉子也

背救符急務不乘又風

與都御史楊善守城將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旣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鬭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沒令中隊悉斬以狥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部趣行其策○召宜府遼東兵

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標掠攻城益急石亨執刀厲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敕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爲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爲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持哈銘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

從古以來奇然大可嘆恨

只是才使

獻愚議和、朝廷卻之、謝慶王直言脫脫不花也先君臣書不聽宜受其獻以羈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飯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霸盡殲、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擄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命都指揮董寬帥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為盜故也○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辦○

次發運未嘗愆期

名臣錄記時邊事緊急下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周公恂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凡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帖令提舉以副急用又瑣綴錄記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勑命周公恂如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還謁金勑使許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詔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其處事周而密多類此

監察御史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謹天變急先務正禮法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選郡吏疏上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

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云、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有膽畧、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邀虜必擒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掛營劫寨、人畏之、呼為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或竊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及是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衛之、必無是敗。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將之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之投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水東日記云、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鄉延王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末已受知于上、三楊公皆愛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訴、而取衡廣西、繼為部卒李友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士之義。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

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弃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弃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晝夜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按古今立國，遷藩爲急。我 朝建都幽燕，迫近胡境，未
寧假夫所恃者，宣府少爲屏蔽耳。正統之末，當國者
惟知保京師，而付宣府於度外，殊弗思宣府苟不守，則
山後皆淪殘壞。 陵寢之外，而胡騎鳴鏑北門矣，何以
爲國？幸而羅公忠義奮發，與衆以守，不衡一城，生聚衆
福。而京師實賴之，故世謂亨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大
同，則郭登之績尤偉焉。郭登者，武昌侯郭子興之孫，福
爲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僉事，協守大
時我師屢衄，逆匯無完地，大同兵士殺沒之餘，城門晝
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
天若祚 國家，必無所慮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
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
弔死問傷，親爲扁治，于是裹瘡修城，藉兵以固。後
來寇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剩集忠義，從雁門入
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聞虜南牒三關大勢，虜賊
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急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衛關庭，京
兵擊于外，使賊亦腹背受敵之虞，亦易於撲救之策。凡只
忠誠切己，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表
臣誠已退假
詔褒答焉。

以賊攻賊智矣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魁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黨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謀、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鑒贊理軍務

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
者嘗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捷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
宰羊近床進奉壽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
宴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
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
而爲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
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
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之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
嘗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服 聖德雖衆每夜見 上皇
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咨

某雖從把之以見忠愛之至

婦女子

小的夥中一段佳話

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回頭着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麞并酒一卣來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

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十二月虜寇薊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聽人言。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驍撥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則

太子生母也。○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謚忠烈。輔勳功臣平交阯進封公。 累朝皆倚[illegible]

爽卿名。後殉于土木。以衣衾葬焉。輔沉毅勇敢謙恭。

為貴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天順日錄記，金濂，淮安人，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撫廣東者，多潰敗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深德之，累歷副都御史，邊儲綜，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能剖決平關冤歸，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喜結納人，性猜忌，利覈取精，務充國課，尚民困疲，或不暇恤焉，所躬亦正，言論風采動人，亦豪傑之士也，後卒，追封沐陽伯，諡榮襄，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　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郕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為異，入閣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令應天府所屬州縣

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納銀分俵、

按國朝雜記、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所備俱養于順天府近京州縣、謂寄養馬、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獘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敝。此其大端也、

恭仁康定景帝紀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爲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上皇書至索大臣

成何體

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有能識　太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贈之識者病其褻媟

尤美

大非貽謀

拔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宣廟親金鑾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京師烈風晝晦、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以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塩課。

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尋致仕

給事林聰等疏單增罪、下增于獄、○都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

按此一事、景帝能聽言。不私戚畹、可謂明矣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是

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拔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斬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爲勑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

明將散斛縣動合機宜在太同與賊相拒三年丈[illegible]
嚴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臣意設爲[illegible]
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過行如履[illegible]
地賊入圈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昔皆[illegible]
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斃人馬死者數十賊以爲神
云○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
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是則坦
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
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鑿
橫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遏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

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銜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糅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漸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運之勞一曰練兵臣覩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給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卒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冑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

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納粟入監之例至此濫觴極矣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饑甚至捐此以接濟大工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之事無不日入于玩愒窳弛 祖宗朝最重太學俱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登選給京職方正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成化後其法寖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例援次撥歷聽選無復教養之實彝倫堂遂爲發身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太學虛文觀天下郡縣學校將去何能以寸 祖宗良法美意其尚存而不至于蕩然者幾希歷世變何可勝嘅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

按球二子長鉞次釪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于非命[illegible]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illegible][illegible]都侍郎過寧夏應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illegible][illegible]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鉞[illegible][illegible]

詩況弟並登進士鉄任至左參政[illegible]史作孫宗甫按察使後予孫科第縣縣不[illegible]所以報忠懿云

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還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譖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北鄉導於是亦厭兵矣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

知天知兵
制先才識
過絕一時

孚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
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率輿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
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輿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
時鳴由賞罰不明顯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
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
船河南十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
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賊星火賊
輿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
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輿帥官軍至大州頭輿賊遇果大
破之蕭養中流矢就擒伏誅餘黨悉平輿後封海寧伯而

[illegible]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大同參將許貴言虜[illegible][illegible]乞答使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李實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遺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亮好規人過不為三楊所喜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歿

按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木柵賊大至成督兵與戰自辰至申賊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乘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公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舉鄉試皆薦遂歷交阯典史以薦知有爲累擢至今職

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十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輒[illegible]奏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illegible]步營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illegible]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用指揮一人 十[illegible]

[illegible]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三員管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定令團營之法守而不易○城固原○我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弃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爲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部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師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弃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仇箠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

于公大道在此

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遂三法司議
罪斬于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
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
歡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
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
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獻
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
從、明日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
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

是臣子至情

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因欲荅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荅，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復命，旣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勑書旣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興安曰，汝奉黃紙幹

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按水東日記與安縱逸於大猾於儕偉聽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虜人不易了以私惟于迎復則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荅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厮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麽、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姊、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上皇、進紵絲

四匹及糧米魚肉煤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　上
皇所居者布帳布葦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
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
為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
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　聖母及　今上安好　上
皇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麤陋不堪因極言
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駕蒙塵之禍　上
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姦今悔恨何及
實即率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重凄凉

渥體充腹非天祿艸埜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
致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華南旋省違章也先
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
帝勑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
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閑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
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
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阿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
四日辭　上皇歸也先遣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
綺往大同謁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脫脫
不花昔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

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 上皇道遇
李實乃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
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日久將卒
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鋭攻戰何得不敗善因
言 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
馬中國今以鐵製椿擬徧竪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
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
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銃火中名
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
曰何惜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

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剋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二十一日李實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

忻悅大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被虜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韓家駐邊日久，諭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并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爱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

堯舜一般明月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
也先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
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大師着坐
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笑曰中國好
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
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
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
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
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

非之于情于理皆知光

大猶昭訊丁獄

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
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鑾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
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
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
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
野耳胡濙欲封進陳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
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
衣衛獄尋會赦得釋〇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
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禦
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

賊虜豈誠眞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豈以為
來邪。衆素畏文開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
送內閣。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
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
令 上迎拜、 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
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
勑曰、 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為荷負之重朝
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
率衆臨邊有窺竊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
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

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朕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羣臣乎所請不允○大赦天下

○癸巳 上宴瓦剌使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剌使人有差

剝定之日、 聖朝承平既久、蒙蘖潛滋、內而奸臣擅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禦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導然 聖祖神祖積千億萬年、無念游中、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哉

王黎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衛送來、 駕還此月古之所無也、固宮國勢之盛、亦人所亦以、中興之會是時 郕王監國、不然急君避人謝之日、中國有上矣宗人抱空質而歸、不幾于天下所以滋滋歸豈合辭

公孫申之謀也

陳建曰景帝當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戰轉危為安易亂為治其功可為不細惟不欲奉迎 英廟只此一事大不是然而不 英廟之歸實由于此蓋無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此意也 景帝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急于奉迎則彼必以為我所重在此則虜必挾留為質以脅中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骸沙漠為萬世羞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則彼以為真其抱空質而無用也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羹之說語所以謬敵而致太公之歸是 英廟之復歸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雖然亦會逢其適也值我國家氣運之盛而胡虜之無人志也使還五胡劉石阿骨打奇渥溫輩爭中國為帝圖豈如此但已乎於此見我 朝萬萬無疆之休

高岱曰振以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亡宗社豈不後世明鑒哉然 英宗非遊畋遠樂故第誤其其被留虜所尚念筆民能令外秋孫人城此帝王之心歲繼使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天命

有在亦事議不同，彙卽令英宗嗣位，雖所重在彼勢
不能絕廣，欲不爲宋高宗，亦雖景帝，雖兄弟之義與
父子之際也。此予議華所以立景帝，欲讓意哉，不但以
長君故耶。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遣使迫于事議耳，雖
然，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挹空質
耳，何利而不歸之，使之者急，彼官要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思禮有失，而繼統爲正，顧號令所宜
讓復也。予謂有定國之忠，而以寃死，悲哉。

九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
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
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王世貞曰，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試，
取江陰徐泰爲解元，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乃
請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部，中官侍詔南畿五
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鑑老徐步觀五十文，泉、秦、張
言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誤泰否也。比拆封，其
次一院原系待合，乃仍點泰爲解元，劉儼則大不平，欲

扣閽力辯，迺覆試乃已。後科道有司議論，亦以此事譏曰：文衡焉，何高之素？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為之地耳。既而羈延詢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為欽賜舉人。按于謙止有一子冕，已為府衛千戶，是科陳芳洲、王千之俱依內閣二子不得第，上疏，以徐泰事續考官，而高文毅奏請覆試，且言陳、王之於事，務得解。今配氏移陳芳洲之事於于肅愍，而又移二公之請於高文毅，不過欲為外大父掩飾，嫁禍于肅愍之惡耳。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真斯人哉。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璡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雞城、羊腸

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帝嘉其功、進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疾病大作、璉得疾、舁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往剿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虫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珤等代之、永樂中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

有名號者厚與貲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欸
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　帝詔免朝○
以禦虜功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南京吏部
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
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
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
已事安得善終

老成之謀

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爲松江訓導教有成效以薦
陞太常博士累遷至京官爲人端重祇慎簡約勤廉居
官有聲𥌓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
禮重之嘗見振但一揖振亦不較

巽之即謝育寀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鄰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

辛未景泰二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勑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藉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徒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二百六十萬餘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

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飢帝于樓觴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妍妾內識忠其黨比乃調文曜爲吏部

甚哉人情之僻也無論性骨模稜往往爲柔佞所牽以文肅之正直一時既于文曜而不能絕況乎其他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聞
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于午門
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
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
王振用事上下隔絕于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
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
流向前說事止與數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
膽而不宜泄于外時不能行

丘濬曰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朝有
早午晚三朝成周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階皆起自崇
敬叢嚴之由也由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
堂陛不相接見然後見而不相親親是蔽不出此哉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滙等三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都御史王來擒苗酋韋同烈香鑪山平

六月巡撫李匡破艸塘賊

七月王來率兵討貴州賊○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

書、戒嗜慾、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氣、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內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為　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淚下。也時　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為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大寓諷諫、恨

未達于 上耳。

其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聚良工。[illegible][illegible]句圖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瑣玕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鼓驚瓦。中官競拾多盈袖。金鐺半墮羅裳纈。嬴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閣知昨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惱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幷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階。清池春風飛三蝶。君不見民貧木皮和草根、夢思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錢糴、饑餓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李賢爲兵部侍郎、○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 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

侍臣王誠等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謝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

仝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穎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才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古象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丁衛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凡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群臣以為詐獨無學俞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寅言于亨曰虜人順天來義我中國反失大本進退徧不為夷狄笑乎亨遂奏于

[illegible]累遣使、勞累奉乘輿來歸、後上皇復位、授實錦衣衛百戶、

浙閩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撫鎮南省、遂爲浙江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按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忱亦盡心職務、爲人謙恭、不立崖岸、深慮遠長、善撫衆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嘗逋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宮府織造供應軍需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處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且民賦歲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宮府無復徵科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盡爲修葺整治、一切取諸米、人爭爲立生祠役、因以乾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來遣責屬盡括歸之於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忱

之功璽後二年。

性李謚文襄。

恩善諫曰周尙如致仕歸里後蘇松連歲大水[illegible]臣[illegible]

濟周惜、飢民枕籍于道、雖死猶曰、安得周公復生以活

我耶能是爲臣守其法斷治。素之則亂開有知其所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當然而莫知其所以歉民

幸無以業

其患也

秋中書舍人何觀、謂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尙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詆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今我

等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忠臣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它日身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瓛鏞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衛二鎮撫、語及杖瓛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